二林居集

三松居集目錄

卷一

疏[illegible]

卷[illegible]

疏箚

論

卷三

雜著

書問一

卷四

書問二

卷二十四

二林居集目錄終

二林居集卷三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述古三

讀易

乾坤者太極之妙用也。太極者自心之異名也。太極無體。以陰陽爲體。陰陽分而太極隱矣。是故爲高爲卑爲暄爲雨爲風雷爲山澤。其炳然于乾坤之內者。不知其所從出也。自心無體。以動靜爲體。動靜岐而自心泯矣。是故爲男爲女爲貴爲賤爲剛柔爲凶吉。其紛然于陰陽之中者。不知其誰使之也。聖人知之。是故于乾示用九之道焉。于坤示用六之道焉。知太極之未始有乎陰陽也。知陰陽之未始離乎太極也。是

故太極常尊而陰陽順序矣知自心之未始有乎動靜也知動靜之未始離乎自心也是故自心常定而動靜同歸矣其本在誠其功在敬與義乾坤合德聖功備矣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陰陽邪動靜邪學易者參之

乾六爻之義中庸一書所自出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天命之謂性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率性之謂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修道之謂教也聖人法天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大明終始而已知終終始之相生而未始或息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知至至之至此而已知終終之終此而已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矣。愼獨之功也。九二之正中中和之德備矣。九五之作覩位育之功畢矣。語其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天德不可爲首。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初不以時位爲加損焉。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乾之德莫善于潛。莫不善于亢。故中庸終言尙絅之義。以闇然爲基。以聲色爲末。其旨不亦微乎。其蘊不亦深乎。

觀之有孚於盥而不薦。君子之觀民也。不求之于民也。觀我而已矣。觀我也者。不于其衆于其獨。不于其發于其存。如承祭然。方其盥也。其心泊然如不有也。其容退然如弗勝也。其忠敬之實旁皇周浹而不知其何以然。能在下而爲潛。雷在地而爲復。其象異。其志同也。然而神道設教無過于此矣。觀

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此神道也弗見也者謂其能自見也能自見故能通天下之視弗聞也者謂其能自聞也能自聞故能徹天下之聽舉凡物之共見其聞者皆弗見弗聞之所賅而存焉者也而誰其遺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其不以此乎其不以此乎

吾于觀艮二卦見聖人之心法焉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者觀也敬止者艮也乾知大始其觀之所從出乎坤作成物其艮之所自成乎是故觀艮者乾坤之門戶也論語體之爲學識中庸標之爲明誠千聖復生無以易此矣

復之初卽乾之初也一陽在下動而未形良知在人照而常寂其天德之潛乎感于物則失之矣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能不昧其良知而已知之未嘗復行能不欺其良知而已三
月不違仁其閉關之謂乎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惟坐忘者能
之

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爲遯于以知
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爲否或欲遯而不能矣吾觀
前世黨人之禍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
甫乎夫其遯也豈曰枯槁以沒身焉廓乎其量四海爲險淵
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貌昌之學射也懸蝨于牖
如車輪焉痀僂丈人之承蜩也不以萬物易一蜩之翼其萃
之象乎至幽者鬼神也王假有廟幽者明矣至尊者大人也

利見大人尊者親矣吾孔子琴而遇文王焉夢而見周公焉誠之不可揜如此故君子慎獨之功不可以或息也

困亨貞大人吉夫困之時義窮矣然而有不窮者焉于以知吾心之至神也觀于舜之爲子周公之爲臣大人之道昭昭矣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孔子之困不旣亨矣乎

旅小亨旅貞吉盡天下有形之所宅莫非旅也堯舜旅帝湯武旅王仲尼旅布衣郵傳焉已爾日月旅天山河旅地天地旅虛空信宿焉已爾形則未有不壞者有不壞者謂其能柄形者也聖人知之還其有不壞者于其壞也無容心焉其旅而亨也宜哉柰何世之人囧囧然遺其有不壞者而竭其神于未有不壞者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不亦悲夫

萃之反爲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已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讀書

古人君之事天也其猶孝子之事父母乎堯曰欽若昊天舜曰敕天之命官曰天工典曰天敘禮曰天秩賞曰天命罰曰天討一稟乎天而不制以己亦如人子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不知有身知有父母而已矣是之謂無我是之謂有天下而

不與故其德之隆如旋極之運筋然而莫窺其政之平如四時之行秩然而有序其功之盛如百物之生沛然而畢達三代之興莫不由之禹曰昭受上帝湯曰顧諟天之明命武王曰惟曰其助上帝帝也天也非虛而意之也誠有以信之矣洪範之言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夫所謂皇極者非天子所獨有也天之命也民之性也皇建其極者自得其性自至于命而已矣亦俾民自得其性自至于命而已矣自得其性自至于命其于天下也一稟乎天而已不與焉所以與斯人偕游于大同之世而

無有雖閼其閒者胥是道也孔子告顏淵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克己者無我之謂也無我則與天為一禮天之經仁即天之心也有我故有人有人故有天下有天下故天下之我並起而相抗而莫能相勝也無我故無人無人故無天下無天下是合天下而為一我也是合天下之我而為一天也如水成冰冰還為水天人之界通塞之機於此乎判矣雖然未有不知性而能無我者未有學不至而能知性者故人主莫先于勸學

古人君之事天也又有任人之道焉堯任舜舜任禹禹任益湯任伊尹武丁任傅說文王任尚父武王任周公蓋能事天者未有自任而不任人者也天生聖賢所以為天下苟不能

與之共天位治天職而使斯民不得被其澤是棄天命而逆天心也不祥莫大焉故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知此義者求賢審官不遑日昃猶恐失之其敢自逸乎孔子論政必本于知人而知人必本于知天職此志也

事天者不獨任人而已又有觀民之道焉民者天之心也得民心斯得天矣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之視聽不可知觀于民而知之矣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夫怨詈之興未可盡為小人之咎也赤子順之則喜逆之則號慈父慈母初不以為過知有保之之道而已保之之道未至吾方自責之不暇而暇責人乎故君子之保民也不求諸民而求諸己敬德者所以求諸己也

求諸己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是故無好無惡以公天下之好惡斯其好惡也審無喜無怒以順天下之喜怒斯其喜怒也平審且平而天下之情得矣天下之情得是故民歸之天與之而猶有怨讟與其間者吾不信也

讀詩

予讀詩而知文王之德之盛也維昔聖人事天之學盡性之功觀于詩人所稱道精矣粹矣蔑以尚矣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文之所以奉天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天之所以牖文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之德不可知觀于天而知之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天不可見見

文王而已矣是故關雎樛木螽斯麟趾一天之所醞釀也鹿鳴四牡魚麗由庚一天之所布濩也文王之德如此其受命于天非天之命之也文王之天自命之而已爾武王承之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成王則之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古人君所以事神保民祈天永命莫不由此旣其褒也人君憚于學問勤以天爲懞怳不可知棄五常毀百度恣于民上而莫敢誰何詩人憫而戒之曰敬天之怒毋敢戲渝敬天之豫毋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其于天人之故可謂深切著明然卒勿之省以至于滅亡而不救嗚呼可不懼哉然則天之所興與其所廢章章矣上帝甚神命有德討有罪如衡之輕重度之長短一視其人之自取鮮或爽

毫髮焉然而或遲或速或隱或顯類非世智所能悉鄙生小儒不究其終始動以因果之說歸之佛氏侮聖人而棄天命吾不知其所終矣

烏呼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哉當周東遷時去文王之世遠矣而文王之德著于人心如元氣之鼓物雖歷風霜摧壓之餘而未嘗絕也邶屬國也伶人賤工也其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慕文王而不見有不任其悲者焉秦既受封先武功後文事豐鎬之俗至是而一變其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傷周禮之不行文王之不復作知春秋之將爲戰國也至如曹檜之微小而

匪風下泉瞻周道念京師憂思而不已于此時也有能紹文王之德修周官之法度民之望之若旱之得霖如水之赴壑不足云也周公師文王者也國風以文王始以周公終此夫子東周之志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曾子述之作大學原本緝熙敬止一言爲心法而以仁敬孝慈信爲至善之標準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千百世下知其解者不出戶庭之內袵席之閒而王道具焉如有用我舉而措之可也

詩之作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易傳曰天地變化艸木蕃天地閉賢人隱甚哉上下之情其通也天地之交也治之機也其塞也天地之不交也亂之機也譬如一人之身血脈周流則榮衞調百骸適反是而疾病生焉誠欲通上下之情

者莫切于導之使言矣是故周之盛也七月卷阿諸詩所以戒其少衰也沔水鶴鳴諸詩所以諷其季也板蕩節南山諸詩所以刺下而十二國之風哀刺交切國政之得失風俗之貞婬莫得而掩焉故其在內太史錄之瞍賦之矇誦之其在外諸侯貢之太師陳之當其時下無不達之情上無不通之隱無一壅之情故其情可得而平也無不通之隱故其隱可得而周也此周之所由後亡也善乎召穆公之言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雝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豈不信哉且非獨君人之道然也君子之治躬也亦然道在反求而已矣虛故無弗受也寬故無弗容也所爲釋有我之私而游于大同之域也我立而過滋

過滋而懼人之暴之也忍而遂之逆而拒之于是乎聰明之兒塞惡積而不可解於乎此舜之所以爲大知而仲由所以爲百世師也

讀禮記

後之言禮者吾悲之辨名物稽象數攷文章以爲禮禮若是而已哉後之言樂者吾悲之別陰陽分尺寸窮損益以爲樂樂若是而已哉若是者古人之糟魄已爾而人道之精蘊不在焉吾嘗讀論語而得之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此無體之禮也優優乎爾矣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無聲之樂也洋洋乎爾矣孔門諸子獨顏氏曾氏爲能契之一

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不改其樂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此顏氏之禮也優優乎爾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曾氏之樂也洋洋乎爾矣後之君子誠有志于禮樂法顏氏曾氏其可也是故記禮之文中庸其盡之矣禮樂者中和之異名也不明乎天命之性而愼獨以爲基其可以議于禮樂乎哉

讀周禮

周禮一書周家出政之書也意者刱自周公而歷世互有損益不然何其純駁之交錯也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後之君子誠有志于先王之法則本末先後之序不可不盡心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

身以道修道以仁其序如此不知其序而強爲之吾未見先王之法不爲厲天下之具也

讀古本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有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卽吾視聽民憂民樂卽吾憂樂如大圓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空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

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于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末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可得而遽泯也愼之于獨而已矣愼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淇澳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安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一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一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卽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愼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

性者豈其性異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僇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讀中庸

中庸其盡性之書乎何言乎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成一切性離一切性成一切性故即性即命離一切性故即性非性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一天也寂然不動而未嘗無也發而皆中節性也一天也感而遂通而未嘗有也知也者所以明此也仁也者所以體此也勇也者所以極此也子臣弟友夫婦兄弟一性之所發育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性之所影現也惟知性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盡之矣盡之者非

獨自盡其性天地鬼神艸木禽獸一以貫之矣何以貫之曰誠而已矣誠之之功曰愼獨而已矣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故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善學者以闇然爲基以不顯爲究竟純亦不已與天爲一其斯爲中庸之德乎

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心之功也愼其獨者誠意之功也不言致知格物者何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致知格物莫切于此且所謂不可離者在心邪在身邪在物邪而非物也而非身也而非心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知此之謂明善不遺乎此是謂固執語其至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能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所知所能即夫婦所可知所可能夫婦所不知所不能亦聖人所不知所不能道足以竆聖人之知而不能竆聖人之所不知道足以竆聖人之能而不能竆聖人之所不能其不知不能者其莫載莫破者也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可離也邪其不可離也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無二本也學者由教而入其必自明善始善也者其命之不已者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明之之功也明其不已者而已矣明其不可須臾離者而已矣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問學。不知德性。何以為問學。不知問學。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無外則曰廣大。明其無內則曰精微。明其無上則曰高明。明其無所倚曰中。明其無所作曰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自其善之本明者言之。謂之故。溫之者勿忘而已矣。自其善之日出者言之。謂之新。知之者不懈而已矣。敦厚者所以保之。崇禮者所以執之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斯之謂矣。是故不達天道。則不足以盡人道。不盡人道。則不足以達天道。二之者惑也。

讀左氏春秋

左氏有功于聖道者三。一曰明天命。二曰崇禮教。三曰辨吉

凶焉謂明天命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旣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夫人之言命者莫切于生死矣不知生死者數也非命也命非生死之所能與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盡其道而生其生也無加盡其道而死其死也無損命之所以立也知所以立命則首陽未嘗死夷齊于駟未嘗生景公也順受其正而已矣焉謂崇禮敎女叔齊之告晉侯也知禮之切于政矣孟僖子之告其老也知禮之切于躬矣子太叔之告趙鞅也知禮之切于性矣

反之于性以立其本謹之于身以善其則推之于政以大其施天德明王道章矣此記禮者所從出也易言乎辨吉凶吉凶之以類至也視其所感以爲之應其應也非人所得爲也亦愼其所感而已矣易之爲書所以教人避凶趨吉也其所爲避凶趨吉者非謂吉凶之已兆者也避吾可以取凶之道云爾趨吾可以致吉之道云爾然而易明其理未著其事也著其事者莫詳于左氏子國之將興也著其所以興于國之將亾也著其所以亾于人之死生成敗也著其所以死生成敗章往而察來是與易相表裏者也非親承夫子之旨者其孰能知之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此亾身之兆也身亾則國亦從之矣

司馬知而弗諫是不仁也不知而不諫是不智也其殺身非不幸也春秋書及其大夫非賢孔父也惜其不能弭亂云爾是與荀息之從君者類也

甚矣齊桓之忍也先子糾而入又敗魯師志已得矣而必殺子糾是鄭莊所弗爲也甚矣魯莊之懦也納子糾弗克又敗于齊國已辱矣復取子糾而殺之是平原君所弗爲也平原君謂秦昭王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若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豈不卬然一丈夫哉

列國大夫夫子所屢稱者管仲子產而已矣子產之功在一國管仲之功在天下乃傳春秋者子子產之治鄭也詳之于管仲之治齊也略之其亦疏于論世矣且非直此而已子之

相嚮也東周其可爲也其去嚮也東周之望絕戰國之勢成矣是盛衰升降之大關也而左氏闕之其亦昧于嚮時矣

子產之論鬼神也抑何其憯于理與其言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而以伯有之厲爲證信斯言也則盜跖之鬼必伸于柳下季之上而伯夷叔齊之神必屈于齊景公之下也而豈然也哉

夫人道之分善惡而已矣善惡之分陰陽而已矣陽毗于天陰毗于地毗于天者爲神毗于地者爲鬼此其大較也六經所指五方五帝日月星辰風雨岳瀆之司皆曰神此毗于天者也亦有神而近于鬼者如里社之屬是也繇而下之皆毗于地者也自神以上善無盡故善中報境亦無盡自鬼以下惡無盡故惡中報境亦無盡兩言以蔽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

已矣然則生而彊者其惡孰則其報有不止于鬼者矣生而弱者其善孰則其報有不止于神者矣升降之分豈以彊弱論哉及其至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又陰陽之所不能拘神鬼之所莫能測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彼夫所爲厲者何也或殺之不以其辠也如渾良夫之厲是也卽當其辠矣而殺之者不以士師不以國法則怨有所結而毒有所流其反而噬焉宜矣如伯有之厲是也舍是則雖桀紂之暴不能爲厲于湯武之世矣不此之察則幽明之理終晦昧而不章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指遂爲空言無事實又何以紀綱人道參贊兩儀也哉

乙亥四月五日 止非

二林居集卷一終

述古

讀程伯子書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之所傳者大義而已矣大義明而微言可得而尋也思孟既往儒術寖衰董王代興濂雒繼作述六經尊孔孟而大義炳然復明要其揭聖人之心傳闡微言以詔後世者惟明道先生尤弗可及矣其為學也一天人徹內外同物我測之而彌深游之而彌廣自南渡以降羣言之異同始末有能出其範圍者也然則學先生之學者將奚從曰先生之言盡之矣先生之言曰佛言前後際斷純亦

不已是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又曰學者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此所謂微言者非邪後之言學者多矣亦已識得逝者否亦已會得鳶飛魚躍否減之又減減得盡時不言而信矣

讀邵子書

無名公傳曰斯人有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無迹也無心也不幾于化矣乎化則吾無從測之也吾讀伊川擊壤集無弗諧也無弗暢也是樂而已矣等樂也或有待或無待有待之樂將必有

不樂者隨之是未離乎心與迹也無待之樂離心與迹矣離心與迹者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其適然之遇乎是故孔子之樂飯疏飲水而已顏子之樂簞食瓢飲而已有待邪抑其無待邪誠知伊川擊壤之樂則可以知孔子顏子之樂矣

讀朱子書

予讀朱子書觀其上孝宗諸封事及與陳同甫往復書力持乎天人之界王伯義利之辨每爲之愀然變容灑然易慮曠然發蒙覆而躋乎仞之上也烏呼古今之變生死之故不可勝窮然而天地則有位矣日月則有度矣星辰則有行矣是理也確乎其不變者也浩乎其無際者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言而

天人之幾決矣孟子述孔子者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也一言而王伯義利之辨明矣徹也者立此者也義也者安此者也朱子于此信之深守之篤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實在于是後之述朱子者徇其末不求其本所以論說日繁而日遠于大道也

讀陸子書

陸子之學主于尊德性其言尊德性之功曰切己自反遷善改過此顏子之學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繫辭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功也夫人莫不謂過之當改而能改過者實鮮此其患在于不知即知之又患在于知之不真非能自見其本心者未有能真知過者也陸子曰先

立乎其大者此其本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如此而已矣吾儕誠有志于寡過之學者其不可不師陸子

讀楊子書

本心之學直達而已矣楊子問于陸子曰如何是本心陸子曰適來斷扇獄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卽此是本心楊子曰如斯而已乎陸子竦然厲聲曰更何有也楊子言下廓然

楊子之論學也以絕四爲宗或者疑之曰是知其爲是非知其爲非而能無意乎知歸子曰直達而已矣何意之有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無知而無不知是之謂絕四是之謂本心

讀王子書

充古今塞宇宙良知而已矣致良知者道在反躬而已矣反躬奈何去其不善以復于無不善斯已矣有不善者良知之蔽也復于無不善者充古今塞宇宙良知而已矣後之學王子者吾異焉言知不必良言良知不必致知而不必良則不善不可得而去也良知而不必致則無不善者不可得而復也此其所以異于聖人之學也吾讀王子書而知其爲聖人之學也君子之中庸也致良知也

讀高子書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性也者其上天之載乎善也者其無聲無臭之謂乎洋洋乎天地之間者皆是也體之于人性可得而盡況堯舜其盡性者也學而期于盡性莫先于明善

矣高子之言格物以性善爲宗言主敬以胷中無絲豪事爲本其善發程朱之蘊以契思孟之傳者與昔我 高王父晚歲讀高子書發憤進學以志矩名其齋 曾王父平生奉行服七規老而彌篤紹升淵原所自敢或怠忽反復遺書錄其言尤切者爲明善之則云

讀離騷

釋離騷者眾矣能心知其意者前獨有司馬子長後獨有梁谿高子而已子長推屈子之志以國風小雅當之夫國風首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所謂閨門之內王化之基古先哲王莫不用此爲兢兢懷王之嬖鄭袖此致亂之本故篇中疊引宓妃有娀二姚明爲君求助繼關雎哀窈窕思賢才之志

諷王正家以爲定國之本也小雅所刺譏尤在尹氏皇父輩篇中屢斥黨人子長以子蘭上官實之則小雅之志也卷耳后妃所作而志在求賢審官十月之交斥用事之人而歸獄于豔妻自古女子小人禍人家國未有不隱爲表裏者此詩人所深痛亦屈子微旨之所存而不忍斥言之者也注家不察過以求女爲求賢臣之喻不知既以女爲賢臣則所引摯咎繇傅說呂望之徒又何謂也或又以女喻君則陰陽失序尊卑易位更非立言之旨且既屢述重華禹啟諸帝王以爲君鵠奈何復以他詞亂之其不可通也決矣高子之言曰世人僅知屈子以詞又或謂其過怨不知其所自得固有天下之至樂者存耿吾既得此中正溘埃風余上征益眞見中正

之道上與天通而乘鸞跨鳳何天之衢不知世中更有何事矣此能道出屈子心事故曰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又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此非能先立乎其大者孰足以知其意哉雖然充斯志也其亦可無入不自得矣懷石自沈不已激乎此又江濱漁父所爲淺歎者也

讀史記

費無極譖伍奢而殺之子胥逃之吳卒用吳以覆楚或問曰子胥之覆楚義乎曰不識也譖奢者無極也于奢爲故殺仇之可也平王君也又于奢爲誤殺仇之不可也且無極殺奢而楚旋殺無極子胥之仇則已復矣仇已復而猶怒其君戮其尸以覆其國及其君之子嘗其甚也且其于吳又不得爲

忠臣也窺光之隱而進鱄諸焉以成其逆一何忍也好兵者必亾國吳之亾由其好兵也吳之好兵子胥敎之也烏呼以一人之仇覆二國仁者不爲也其爲夫差謀似也然而夫差之亾非亾于越也由其好兵也由其好兵不亾于越亾于楚矣不塞其原塞其流智者不爲也

吳起之死也不于楚宗室也自其殺妻以求將而心已死矣商鞅之死也不于鄭澠池也自其伏甲虜魏卬而心已死矣白起之死也不于杜郵也自其阬趙降卒四十萬而心已死矣李斯之死也不于咸陽市也自其聽趙高殺扶蘇蒙恬而心已死矣項羽之死也不于垓下也自其阬秦降卒二十萬又遷義帝而弒之而心已死矣韓信之死也不于鐘室也自

其襲田廣致鄙生于京而心已死矣李廣之死也不于莫府也自其殺降羌八百人而心已死矣其心死而其首之懸于刃也固已久矣故以忍戕人者其自戕者也以詐殺人者其自殺者也烏呼豈不哀哉

孝文之詔單于也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大哉言乎凡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其同一氣也同一性也則同一天也天也者生生而已矣體天之心者亦生生而已矣然而漢之臣雖能言如賈生未究乎斯義也其所爲痛哭者非也知之者其董生乎故曰王

者任德而不任刑觀于孝文之世天下安百姓足而刑幾措非任德之效乎烏呼生生之心其入人之深如寒暑之浸萬物而靡有間也既其後雖以孝武壞之而弗能斬也雖以王莽奪之而弗能絶也至四百年而後已也豈不盛哉

太極圖説疑

圖説云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夫仁義中正性之德也性之德本無不定承善惡言之曰定可也定則未有不靜者仁義中正實有諸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斯可語于定矣而復言主靜是猶白日而然鐙也如曰無欲故靜無欲則無所主矣有主之心卽欲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有所主也

有主則見有身有身則見有人矣其可以爲定乎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亦無我而已矣是故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伊川先生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將安所主邪然則大學之言定而后能靜何也曰此知止之效也非外于所止而求定靜也安與慮猶是也要于得止而已矣顧濂陽謂主靜爲先天眞脈絡是殆不然才言動靜已屬陰陽安得謂之先天謂之先天是未可以動靜求也況舍動而求靜邪然則程門敎人靜坐敎人澂心體認何也曰是在知止而已矣知止則靜可也動亦可也不知止而求靜益之動也庸愈乎澂心體認是格物之功知止之

導也。其可廢乎。

論語集註疑

學也者。覺也。學也。覺者自明之謂。斈者日新之謂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然則學也者。在乎復我本明。還吾本善而已。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此誠身者所有事。而非明善之功也。明善之功在致知格物而已。未有不明乎善而可議于誠身者也。明道先生曰。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知。安得動容周旋中禮。參此知本之論也。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聖人非敎人擇里也。知擇里之必在于仁。則知擇術之不可不出于仁矣。故孟子引此而釋之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

也不亦深切著明哉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此與周而不比章相發有所比爲黨而比之反爲周知比之爲過則知仁之在于周矣故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某之禱久矣此聖人心法也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畏天命誠知天命之可畏則所以操其心者無不至內無所蔽外無所緣天命流行無須臾少閒故曰善也閒則爲過知其過而亟反之則天命之流行自若也是所謂禱也如曰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則假年學易何爲乎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從讀縱與子語魯太師樂章同欲縱末由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若作平聲讀則與瞻前忽後

時何異又何以云如有所立哉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者與天下爲一體其見有天下者己爲之累也己克則無所爲天下也一仁之所布濩而已矣以與訓歸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其將不得爲仁乎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此爲學而不自盡其心者也夫子發憤忘食顏子仰高鑽堅苟有性命之憂者其能宴然而已乎儻易而嘗焉則必難而退矣小道且不可成而況大人之學乎若以處事論察理既精直達而已故曰不習無不利何要疑其所行哉

大學章句疑

明明德註云其本體之明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

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本體之明無間于未發已發而必以未發爲之本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正從未發以前端本澂原以求復我本明之體本明既復其發也直達而已豫章延平相傳程門心法于是乎在今舍未發而求之已發譬猶掘井而不及泉欲其流之不竭也能乎當云因其所固有而遂明之則此病免矣

親民者以萬物爲一體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者之心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共此明德故其親民也無非一體于一體中呼吸痛癢息息相關非作而致之也明德之所以周流而無間也若改作新民則必有國與天下者而後可以此責之彼陋巷之英舞雩之客其終絶分矣

格物之義衆訟紛然吾以中庸判之可不煩言而決格物致知者明善之功誠意正修者誠身之目也知格物致知所以明善則尊德性而外別無道問學之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皆所以明善善者德性之謂也誠身者非他實有此善而已矣篤行之效也此知本之說也然則舍我本然之善而別求天下之理者不已昧于本末之分乎格字或訓爲來或訓爲至或訓爲正按之本文語脈俱不可通蒼頡篇云格量度之也承上物有本末則量度之義爲長能格物則知本先而末後知本先而末後則斷不肯舍本而逐末故經文既反覆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格物之要領也

中庸章句疑

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爲命卽人之所以爲性也其爲物不二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謂之曰令則二之矣易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詩云夙夜基命宥密其亦可以命爲令乎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以二氣爲鬼神之良能則可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則不可葢所謂鬼神者爲能主宰乎二氣者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孰主宰是孰推行是則鬼神之爲也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使蒼蒼之表獨有二氣而已又何誠不可揜之有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一於穆不已之天而已矣於穆之天孰窺其朕而云豈不顯乎末章引不顯維德詁以幽濬乎遠詮之是矣此之不顯與烈文何異顯則著矣其可以爲純乎

尊德性而道問學即上文所謂擇善而固執之也善者德性之實擇者問學之功執之也者尊之也然則道問學者正所以爲尊德性之地未可外德性而別求問學也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所本具致之盡之極之道之乃問學邊事如以廣大高明屬德性以精微中庸屬問學則其所謂德性者且墮于窈冥怳惚而其所謂問學者亦淪于固陋卑瑣矣大學格致誠正意亦如此德性無方而寓于物近自五官百骸

推之家國天下皆物也有物必有則卽物以悟其則則無物而非德性矣故格致者所以爲誠正之地非于誠正之外別有格致之功也至溫故知新屬明善邊事敦厚崇禮屬誠身邊事皆所以道問學而尊其德性也註中互說亦似未妥

孟子集註疑

程子曰性卽理也謂理爲性之所具則可謂理爲性則不可理者條理也性其渾然者耳于渾然之中指其秩然者謂之理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若以理爲性是知有川流而不知有敦化也易大傳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理既窮則理不可得而名也一性之不二而已矣性既盡則性不可得而名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

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及泉者何知性而已矣達天而已矣不知性則不能達天不能達天而徒取古聖人之陳迹揣摩而則象之溝澮之盈涸可立待知性者雖其力未充然涓涓不息流為江湖需之以漸而已矣呂氏之說吾無取焉

命有從其末而言之者如生有命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反其本而言之者或言基命或言立命是也由前之說則所謂命者乃氣數之適然而無與乎吾性由後之說則其所謂命乃性之所從出而天之所以為天也即以口目耳鼻四肢而論其生而有欲者性也而非性之本然也性之本然無聲無臭一命之不已而已矣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以仁義禮智

天道而論其一本乎天者命也而命非離人而立者也反之于身有物有則性之所自成也故曰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外人以求天不可也離命以言性不可也其爲物不二在自反而已矣集註誤解命字故前言品節限制後言厚薄清濁徇末而忘本使此章之旨晦數百年來終晦昧而不明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慎哉

論

戒殺論上

天地之心生生而已矣盈天地間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蝨同此生生同此一心同此一心同此生生而已矣譬之人一身八萬四千毛竅一毛一竅莫非吾生也拔一毛

鍼一竅瞿然而驚何驚爾以一毛一竅皆吾生之充也即皆吾心之充也是故人之貴其身者一毛一竅罔弗護也護其生也護其心也君子之于物也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蝨罔弗護也護其生也護其心也一毛一羽一鱗一介乃至一蚊一蝨無往非吾生之充也無往非吾心之充也吾之生天地之生也吾之心天地之心也于天地間自吾而動殺機焉可不爲之大怖哉

戒殺論下

戒殺矣乃見生之可好焉嗜殺者習也好生者性也性勝習習成性習于好生者無弗生也始乎近卒乎遠始乎人卒乎物以生緣生生理遂焉矣順氣致風雨時百穀孰民仁壽習

勝性。性亂習。習于好殺者。無弗殺也。由所疏迫所親。由所賤迫所貴。以殺緣殺。殺業熾焉矣。乖氣致。饑饉臻。兵亂作。民凶折。烏呼。習于二者之分途。何極哉。習于殺者。天地怖之。

魏無忌論

人臣無將。將而誅焉。將者何。謂其有無君之心也。有無君之心者。必篡弑之階矣。魏公子無忌盜兵符殺晉鄙。無君孰甚焉。以春秋之法繩之。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世徒見其卻秦存趙。震其功而薄其辠。亦昧于春秋之義矣。苟貪小利于目前。而忍貽千古亂臣賊子以口實。其得失之數。不猶豪末之與泰山乎。趙高矯始皇詔。殺扶蘇蒙恬。已而遂弑二世。項籍矯楚王令殺宋義。已而遂弑義帝。作之俑者。無忌也。易曰。履霜

堅冰至可不慎與或謂當日魏不擊秦則秦必滅趙趙滅而魏爲之次矣無忌之盜兵以存魏也而何辠之有彭子曰臣之事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不然死之可也殷之三仁其鵠也使無忌而能死諫則魏王亦且聽之矣孰與夫行險以儌幸者哉雖然此非無忌之本心也侯嬴之敎也烏呼嬴眞無忌之辠人哉

張良陳平論

使漢高事業不得比于二伯者張良陳平之辠也夫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反魯侵地卒建九合之功晉文公避楚三舍遂成城濮之烈信之重于天下也如此當楚漢畫鴻溝爲界也楚已解而東歸矣使漢亦解而西歸休兵息民招攜懷遠

施大澤于天下彼天下之民有不背楚而歸漢者乎天下背楚而歸漢則項羽一匹夫耳其足爲漢患哉良平不此之察而亟亟焉爲反噬之謀是漢實負羽而羽未嘗負漢也彼獲太公而卒歸之者果何心哉天下已平矣諸將偶語複道中其心固未可知也良不以此時勸上開誠心布公道先賢與能赦過宥辠與天下共抵于蕩平之域而妄以逆億之私實無根之辠且曲成其過情之舉此何爲者也夫齒有辠而封彼無辠而不封者能自安乎一出一入之閒其何以取信于天下陳平事漢高本末俱無足取其反閒范增及僞游雲夢二策尤猥鄙不足道彼項羽之不能用范增也觀鴻門之會而已決矣何必待陳平哉且羽之失人心者有三大端阬秦

降卒一也殺王子嬰二也弑義帝三也增曰侍羽而不能諫則其去留又何與于存亡得失之數人告楚王信反其反形固未著也使信誠欲反邪不反于齊而反于楚不反于天下未定之日而反于天下既定之後雖至愚者不爲也乎不以此開上之意而遽使以詐取之爲一信而天下之爲信者挺劒而起矣終高之世兵禍不息非乎實階之厲哉烏呼自秦以詐力并天下而後之號爲謀臣者慮無不陰祖其術雖收小利于目前實釀陰禍于事後使漢高卽世無惠文以繼之其不爲亡秦之續者幾矣

諸葛孔明論上

子讀蜀志竊歎孔明之用兵爲已亟也夫孔明誠欲行王道

則當務安天下之民欲安天下之民則不可以兵力爭天下孟子之言王道也曰保民而已矣不嗜殺人而已矣夫誠以不嗜殺為心雖不得已而用兵亦所以為民也必其君日陷溺其民而其民日怨疾其君然後徐起而乘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奚煩覂駕哉以區區之蜀與强敵為鄰計惟先固其本其本既固因而招攜懷遠施恩德于天下誠使魏惡已稔彼其民視君如寇讎而仰我如父母則兵之所至不血刃而天下定矣不此之察徒以王業不偏安欲取決于一戰終其身屢出而無功姜維踵之遂以亾國此瀆兵之大戒也然則復仇之義非與曰篡漢者曹丕也其民則何辜之有吾之力不足以誅丕而徒喻兩國之民而鬭之彼勝而我負是自賊其

民也我勝而彼負是賊天下之民也然則漢之仇未復而已身爲民之仇其不卽亾者幸也烏呼天猒漢德久矣非誠能父母乎斯民者其曷克祈天而永命哉

諸葛孔明論下

一王之冑蹶而復振者有之矣未有再覆而再興者也不知天命而彊圖之縱能然已燼之灰岌岌乎不可以終日亦終歸澌滅而已矣漢家遺澤一竭于哀平再竭于桓靈建安之祚如贅疣然茍有智者決宜守介石之貞矣孔明隆中之對千古豔傳之吾直以爲此梟雄割據之謀非所以順天命而遵王路也彼荆益二州旣各有主矣一則受之天子一則傳之先人身爲羇客無端而生心覬覦于其揣此何爲者也求

而不得必爭爭而不已必殺此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李以貪荆州之故召釁于吳雖幸有巴蜀無以服天下之心終敗于猇亭而莫振唯信義之不立故至此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亦獨何哉吾以爲孔明誠王佐才寧伏死艸廬之中不出也

張巡論

張巡守睢陽城中食盡殺妾以饗士許遠亦殺其奴童城中婦人老弱被殺而食者三萬人彭子曰噫其甚也夫此妾奴童與三萬人者有辜而死法可也城破而死賊可也不死于法不死于賊徒以食盡之故使之弃命于刀砧之下視如犬豕雞鶩然噫其甚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利之者生

之也臣之事君苟可以利民生者無不為古有亡身以為民者矣未聞殺民以為國者也無民則國無與立國無與立而徒殉尺寸之土以自效于君君將何賴焉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故兵可去食可去信不可去區區喘息殆盡之民忍萬死而不敢二心者亦恃吾有以信之耳苟以其無能為也不求生之而又殺之縱使城可完賊可滅而已無解于信之不立矣書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文中子云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一城之存亡與天下孰重三萬人與一夫孰眾以二公之忠而未之思耶當是時誠計無復之矣相與待盡以明效死之義且使妾奴童與三萬人者各自效其死而成其忠信孰大于是柰之何殺其身而徒以充人之腹哉噫

其甚也吾懼後之人慕二公之忠會遇倉卒或為二公之所為故告之以信之之道俾無以二公為口實焉

同日讀 止非

二林居集卷二終